

# 新元肇啟春漸至



人生在線  
李仙雲

當舊歲的大幕落下，一月翩然而至，律回春漸，新元肇啟，清晨掀開窗簾，一輪紅日破窗而入，照得滿室生輝，跳躍的光影映得心裏亮堂而明媚起來。踏着鳥鳴，聽着滄澹河水的一路歡歌，我漫遊於離家最近的濕地公園。山茶在滿枝墨綠繁葉的木樨樹旁，開得宛若牡丹般嬌艷俏麗；驀然回眸，竟看到性急的紅葉梅光禿禿的枝丫間，已露出絨絨花苞，它們沐光而長，蓄勢待開，也讓我冬的盡頭，嗅到了春的氣息。

一月小寒攜手大寒，在讓人凍成冰團的冷風裏，飛雪飄飄，唯天之寒，才有落地盈尺之雪。雪是冬的心語，也讓靜謐而清冷的冬，有了滌人心魄的潔白與純淨。正如《紅樓夢》中那句：「白茫茫大地真乾淨」。那年，一場多年難遇的大雪覆蓋小城，我耳機裏播放着師曠的古琴名曲《白雪》，在裊裊琴音裏踏雪而行，漫天飛舞的雪花像白蝶翩躚，又宛若一群頑皮可愛的小精靈，瞬間就將我帶入了一個唯美而爛漫的童話世界，我倏然間想起《淮南子·覽冥訓》中曰：「昔者師曠奏《白雪》之音，而神物為之下降。」途經一鄉野蘆上，青青麥苗被覆蓋於皚皚白雪下，它們如嬰兒靜臥於大地母親的搖籃裏，酣睡得那麼香甜。耳畔忽響起大雪天，爺爺笑立田畔對我說：「冬天麥蓋三層被，來年枕着饅頭睡！娃啊，這下有白饅頭吃了。」隆冬臘月，新年的序幕已徐徐

拉開，大街小巷，處處都洋溢着喜慶的「中國紅」。行道樹上掛滿了一盞盞小紅燈籠，遠看像一樹紅花綴滿枝頭。超市裏琳琅滿目的年貨擺得滿滿當當，喜慶的中國結和春聯傳遞着年的祥瑞。步入花市，人們已開始選購心儀的「年宵花」了。被置於醒目位置的「洋蘭皇后」蝴蝶蘭，它紫盈盈開得雍容華貴，明艷亮麗，被一位穿着入時的老婦人喜滋滋地抱走。我則鍾情於小清新風格的文心蘭，它小小的花朵開得靈動妙曼，清香怡人，它的花瓣像極了「吉」字，也叫「吉祥蘭」，望之就讓我愛戀不已，滿眼的祥瑞雅麗。熱情似火的友人則選了一盆植物界的「紅寶石」——北美冬青。那一樹耀眼的「中國紅」，像隆冬的一抹暖陽，看着喜慶和樂，放置案頭，一樹紅豆能讓整個新年都紅火喜氣。

冬盡春將至，年尾喚新歲，暖暖冬陽裏，鋪滿河堤的迎春花已零星露出花苞，冷寂了一冬的大地上，萬物又開始甦醒萌蘖，人們也抖擻精神，以蓬勃之氣開始邁進嶄新的甲辰年。在杲杲冬陽與鶯語燕歌中，我似看到春姑娘衣袂翩躚，正徐徐向我們走來……



▲龍年春節臨近，喜慶年味漸濃。  
新華社



# 「招財貓」



市井萬象

一尊寬四米的大型「招財貓」雕塑布景在香港仔中心商場外亮相，在公曆新年伊始期間和中國農曆新年前夕，為市民和遊客增添喜慶「打卡」去處。

中新社

# 話說海鷗和天鵝



文化什錦  
陳安

筆者並不研究飛禽走獸，之所以撰寫此文，是因為再次讀到俄羅斯詩人、文學評論家霍達謝維奇的一段文字，他把兩位俄羅斯文人分別比喻為海鷗和天鵝，使我有所思悟，便想「話說」幾句。

海鷗和天鵝，人人喜愛，也都進入了歌曲。我年輕時就聽過緬甸民歌《海鷗》，至今還記得：「晚霞映紅伊洛瓦底江，活潑的海鷗展翅飛翔。啊，牠們飛來飛去盡情歌唱，啊，牠們自由自在多麼歡暢……」有一年海上旅行歸來後，彷彿一直海鷗在我腦海上飛翔歡叫，便也學寫一首歌，讚美海鷗是「大海的歌手」，牠們歌唱天空的遼闊、大海的寬廣，牠們抒發生命的熱忱，讚美自由的飛翔。

天鵝的讚歌就更多了。門德爾松寫有《雲中唱天鵝》，西貝柳斯寫有《圖內拉河上的天鵝》；聖樂的管弦樂組曲《動物狂歡節》中的《天鵝》，柴可夫斯基的芭蕾舞劇《天鵝湖》，更是留下了不朽的動聽旋律。

海鷗和天鵝都善飛，又都會游水。海鷗飛起來瀟灑自如，天鵝飛起來高雅優美。牠們都會鳴叫，海鷗像是男高音，叫聲高亢、嘹亮，天鵝像是女中音，叫聲恬靜、悠遠。海鷗顯得特別愛唱歌，天鵝則往往沉靜無聲。古希臘人說，天鵝臨終前會打破一生的沉默，唱一支最甜美的歌，所以藝術家的最後作品如今都被稱為「天鵝之歌」，如舒伯特去世前三個月寫了一部由十四首歌曲組成的聲樂套曲，出版社以《天鵝之歌》作其總標題。

這兩種人見人愛的飛鳥，到了霍達謝維奇筆下，卻有了褒貶之分。他把契訶夫譽為海鷗，這倒不是因為契訶夫寫了著名喜劇《海鷗》。劇中的海鷗不過是一隻被打死的鳥，象徵當時俄國知識界人士的頹廢和墮落。因導演和演員對這部戲都不理解，該劇首

演徹底失敗，契訶夫極為痛心，發誓即使活到七百歲也不再寫戲。但後來經反覆排練重演，終於圓滿成功，成為經典，至今是許多國家戲劇舞台上的保留劇目，莫斯科藝術劇院就此一直以海鷗為標誌，把一幅海鷗的簡單畫繡在了大幕布上。

契訶夫一生心靈單純，思想自由，始終把自己視為普通人，為人正直、坦誠、謙虛，甚至有點羞怯、靦腆，從來沒有因為成了大作家而自命不凡。他出門旅行乘坐的總是三等火車，以便於和普通人相識交談，到鄉下去要住農舍，好跟農民們聊家常。他愛寫普通人的平常生活，他的第一部正劇《伊凡諾夫》的主角「伊凡諾夫」是俄國一個普通的姓氏，代表他心目中「千千萬萬個伊凡諾夫，千千萬萬個普普通通的人」。

霍達謝維奇的下面這段文字便是對契訶夫的高尚氣質的精闢概括。

「契訶夫的一切都很平常，一點也不想飛翔，相反，倒是充滿愛意並牢固地依戀在大地上，依戀在所有最普通的东西上，依戀在最平凡的日常生活上；看起來他並不相信心靈的永生。契訶夫的海鷗不像傑爾查文的天鵝，不追求飛

向高空，而是低掠水面，並依偎在岸邊。」

為此我上網檢索，發現海鷗除了能高飛，確實是更愛「低空掠過水面」，「貼近海面飛行」。契訶夫正是像海鷗一樣「低掠水面」，「依偎岸邊」，用我們中國話來說，就是「接地氣」，用英文來說就是「down-to-earth」，喜歡作為普通人和大眾生活在一起，反映最底層民眾的願望、訴求和利益。

那麼，那個傑爾查文又是誰呢？他成了「天鵝」又是怎麼回事呢？

他是個俄羅斯古典主義詩人，其詩作甚至對普希金都有過積極影響。他忠君愛國，當過軍官，參與鎮壓布加喬夫農民起義，寫過獻給女皇葉卡捷琳娜二世的頌詩，因此受寵當過女皇私人秘書和司法大臣，故被稱為「盤旋在聖彼得堡皇宮上方的天鵝」。

契訶夫則完全不同，不論與政界或軍界，不論與沙皇或大臣，他均無干涉。

天鵝一向備受讚美，卻跟傑爾查文一起成了反面角色，牠們或許會感到委屈，但如果牠們知道「任何比喻都是整腳的」這句老話，我想，牠們也就不以為然了。



▲《天鵝湖》是柴可夫斯基所作的第一部芭蕾舞劇。劇照

# 在手機裏迷失之後(下)



如是我見  
席茜茜

二〇一九年，爸爸的心臟突然出了問題，頻繁地看醫生，要做手術。這把我嚇壞了，很為爸爸擔心。然而爸爸卻把自己的身體健康置之度外，依然忙於工作，依然陪我走路、讀書、談心，還抽空幫我補習功課。爸爸對照着英漢字典讀我的英文版社會學課本，用中文講給我聽；我用中文和爸爸討論着問題，再用英文記錄下筆記。爸爸用他的愛溫暖着我，用他那有形的無形的大手拖着我掙脫困住我的纏綿。

媽媽每天還給我發來一篇文章，講芒格、巴菲特、喬布斯等人的勵志故事，分析我所遇到的各種問題，鼓勵我要好好地愛自己、勇敢地做好自己。哥哥給我買好吃的食物安慰我，給我買好玩好用的東西哄我開心。

親人們濃濃的愛給了我溫暖和能量，老師們的諄諄教誨擦亮了我的企业的動力。

巴菲特告誡我們：「你們有一個身體和一個頭腦，它將會伴隨你們一生，你們最好以同樣的方式對待它，你們最好就開始保養它，因為當你五十歲或六十歲時，開始擔心自己的身體健康對你沒有

任何好處，因為那個小斑點的鏽——已經變成了大的東西」。

我漸漸開竅了，發誓要善待自己。我決心放下手機，遠離社交媒體，擺脫網絡世界，堅決不為一時的快樂，背棄那個在未來等待着我的優秀的自己。人生短暫，我要把有限的時間留給健康快樂，留給能滋養自己、成就自己的讀書學習上，留給陪伴我的家人上，留給與成功人士的交流學習上。

上學時，我不再像之前那樣把手機調到震動模式放在貼身口袋裏，而是把手機調到靜音模式放在書包裏，避免社交媒體來信打擾自己。放學後，我把手機放在遠離自己的客廳或餐廳，眼不見心更靜。漸漸地，我對手機的迷戀程度減少了，重新回到了讀書學習的軌道上了。

後來，我刪除掉一些社交軟件，把手機當作一種學習工具。我下載了一些時間管理軟件，加強自己的專注力；列出每日的清單，進行清單管理；並用手機把自己的所感所想隨時記錄下來。

美國知名心理醫生路易斯·海說：「在信息爆炸的時代，不懂得主動屏蔽是一場災難。」手機是時代的產物，是科技發展饋贈給我們的禮物，是我們生活中密不可分的夥伴，控制自己，善用手機，會讓自己的生活更美好，學習、工作效率更高。



人與事  
閔捷

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二日，陳逸飛出生在浙江省寧海縣一個書香之家，其父陳庚實是一位化學工程師。這一年，父親帶著全家乘船離開家鄉，遷居上海。童年時代，母親范雅芳是陳逸飛的藝術啟蒙老師，在她的影響下，陳逸飛對宗教繪畫、雕塑、節慶以及管風琴產生了濃厚的興趣。

少年時代，陳逸飛的繪畫天賦在學校裏得以顯現，經常以母親購買的蔬菜、水果對象進行寫生。一九六〇年，他考入上海美術專科學校預科，接受嚴格的素描等美術基本功訓練，提高很快。那時他經常到附近的鄉村寫生，尤其喜愛清晨和黃昏的景色。這種偏愛一直延續到他中年的作品中。

一九六三年，在上海美術專科學校畢業後，陳逸飛升入該校大學部油畫專業繼續深造。上世紀六十年代，正值前蘇聯文化在中國影響深遠，大學時代的陳逸飛臨摹了大量列維坦、列賓、塞洛夫、蘇里柯夫以及羅馬尼亞畫家科內流、巴巴的作品。其中，他最推崇的畫家就是科內流，

# 海上「繁花」夢裏尋

——我認識的陳逸飛先生(二)

巴巴。一九六八年，上海油畫雕塑創作室成立，陳逸飛提前兩年畢業，成為該工作室首批專業畫家。

故鄉在陳逸飛的心目中是非常美好的，這在他日後創作的水鄉石橋、江南遺韻中得到充分體現。陳逸飛說，他對上海情有獨鍾。他的好友、著名作家余秋雨曾撰文指出：「上海使陳逸飛具有一種學院派的端莊，又在端莊裏兼容着靈敏和鮮活。這種內在素質，在美國就充分地展現出來了。陳逸飛在美國作畫的幾個慣常題材：陳舊水鄉、古典仕女、音樂人物，幾乎沒有與上海有直接關係，但中間間可以看到他的一種文化態度，而這種文化態度與上海有關。上海講寬容，上海講懷舊，上海講唯美，上海講平靜，上海講那種既高貴又平民的精神風味，上海講那種來自歷史又不執著於歷史的放鬆姿態。……中國的歷史圖像和地理圖像，陳逸飛經過上海式的中轉、改造，變成了一種美麗的懷舊意緒，就很容易被國際社會所感受了。」

一九八四年，陳逸飛以水鄉周莊為素材創作了油畫《故鄉的回憶》。紐約著名的哈默畫廊投資人哈默博士訪問中國時，將陳逸飛的油畫《家鄉的回憶——雙橋》作為禮物贈送給鄧小平，一時傳為佳話。

而他筆下的周莊古鎮，也從此聲名鵲起。

一九八〇年，陳逸飛轉道深圳、香港自費赴美留學，九月一日抵達紐約，進入紐約大學學習。一九八二年夏天，陳逸飛乘火車開始近兩個月的歐洲之旅，遍訪西班牙、意大利、荷蘭等十餘個國家的博物館，觀摩了大量歐洲名畫原作，了卻了他多年來夢寐以求的願望。這年秋天，他專程從國外回到中國，奔赴江南水鄉搜集素材。回到紐約即潛心創作，靈感一發而不可收。在紐約的日子裏，陳逸飛如飢似渴地吸收着各種不同的新觀念，「每兩周我會去蘇豪區、五十七街和麥迪遜大街所有畫廊去轉一圈。讓眼睛不只盯在一點上，而是全方位的，包括電影和戲劇。」

在移居美國後的一段過渡時期裏，中國特色不僅主宰着陳逸飛作品的畫面，而且也表現在細緻入微的描繪風格中，比如仕女畫像以及其他音樂家群體。她們靜默無言又意味深長的面部，她們的外表、體態、動作無不流露出其血緣與祖籍遺留的印跡。他的油畫作品最大的特點，是在畫面上瀰漫着寧靜與和平，無論是描繪江南水鄉的風景還是生動傳神的女子肖像，都體現出畫家的追求：運用西方的技巧賦予作品中國的精神。

# 銀柳與四季桂



自由談  
侯宇燕

在家門口南方背景的超市，看見大把紅彤彤的銀柳插在收銀台處，美慧一體，表裏明瑩，引得顧客紛紛擷取。那無數紅嘟嘟的詩一般的小骨朵，讓我想起許多年前去拜訪一位老作家，正是寒冬臘月，沙發旁的瓷瓶裏卻插了一束銀柳，艷麗得天真爛漫。銀紙裹着枝幹，紅白相襯，又襯着青瑣窗外照進的午後暖陽，給人的感覺實在是繁艷熱烈。有賞雪說梅的弦外之音、畫外之境。雖然那還不是梅

花。

老作家是風雅之人，自有風雅之舉。她很遺憾家裏沒有桂花，聞不到那甜香。北京沒有長在地上的桂花樹，只能種在盆裏。記得小時候，秋天去頭和園，那一路盆中滿樹齊開的桂花，點點金粟，清雅馨香，讓童年的心都醉了。大約二十年前，一個朋友送了父親一盆四季桂，四五尺高，令四下裏四時都有淡淡香氣。當時還想着以後給老作家送一盆，讓她足不出戶，春夏秋冬、陰晴雨雪，也都能聞到靜謐清麗的馨香，四時都品得到清雅的情趣。那纏綿悱惻的不盡餘味，至今還留在未完成的心願裏。